

2023年山居秋暝的读后感受(优质5篇)

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，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，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，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。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？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！

山居秋暝的读后感受篇一

王维的那首《山居秋暝》，我早已成诵。早先我只是觉得这首诗对仗工整，朗朗上口，近日再读，却别有心得。

同为唐代诗人，王维相比于李白的气势磅礴、杜甫的沉郁悲歌、白居易的直抒胸臆，风格迥然不同。他的笔触清新自然，恰似一幅恬淡的写意山水，宛如一款崇尚淡雅的宋瓷，宛如一片崇尚隐逸的山菊，宛如几支崇尚独立的清荷。

开局是平实的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。岁值初秋，雨后初霁，青山如洗，气温微凉。颌联是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。明月行走天空，松林影落溪涧，清泉奔涌，涛声訇訇。颈联是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。竹林喧闹，因为浣女归来，荷叶摇动，因为渔舟往来。最意味深长的是“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”。春芳落尽，无怨无艾，心怀真意，潇洒自在。空山、明月、清泉、竹林、浣女、荷叶、渔舟，都是一些普通而寻常的景物，那么漫不经心地涂抹在一起，亦诗亦画，如梦如幻，达成超然的境界。

每读这首诗，却会让我感慨万分。此诗手法上字字珠玑，动静有序，技巧上抑扬顿挫、颇合音律，就像一支舒缓的竹笛和着此起彼伏的松涛，与此类似的还有他的“松含风里声，花对池中影”（《林园即事寄舍弟》），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转黄鹂”（《积雨辋川庄作》）。他的诗歌巧妙地将绘画的精髓横穿诗歌的字里行间。苏轼叹到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

中有画，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”。

再从这首诗细细品味，我们仿佛在这平实的诗句里看到了这样一幅图画：闲来静处时，一位峨冠博带的文人，漫步山溪边，看月照赤松，听泉过苔石，听竹林鸟喧，看舟分青莲。他从不艳羨世间繁华，他只愿留住眼前美景。在王维的眼中，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美好的，同时也构成了他美好的心情。用哲学的思辨来看，这正是诗人内心对自然的感观和自然对内心的反观。王维由眼前之景表达洒脱之情，由洒脱之情而入飘逸之境，无需豪言壮语，一首五言律诗足矣。

查阅王维的背景资料，才知道他是一位与佛结缘的居士，有“诗佛”之称。这让我想起“清晨入古寺，红日照高林”的唐代诗人常建（《游破山寺后禅院》）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北宋诗人苏轼。他们都是经常进出寺庙并与高僧大德为友的居士。自从唐宋文学与佛结缘，文坛风气为之骤变，主张清新灵动、超凡脱俗，追求内心的宁静，淡泊功名利禄，让人感到与此前大不一样，清冷幽邃、远离尘世、充满禅意，似乎是换了另外一副肚肠。

王维也曾戎马征战，他的边塞诗也极具表现力，镜头感十足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《使至塞上》，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《送元二使安西》。许是到了晚年，才发现山水间的真意，悟透了生活的真谛。

山居秋暝的读后感受篇二

王维的诗可谓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

古代文大多为悲秋之人，但这一首却不同，没有悲歌、凄婉，满是随意，闲雅。

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正是潺潺的溪流声才让你觉得寂静，空旷。静动结合，视听结合，使得画意盎然，令人

陶醉其中，完美地诠释了秋天的月夜。

诗中景物层次鲜明，有声有色，有动有静，构成一幅清晰和谐的雨夜秋雨图。整首诗的意境就在一幅山水图中缓缓展开。从构图结构上看远景是空山新雨，天气晚秋，近景高处是明月照松，清泉流石，近处是浣女与渔人。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

读王维的诗常常让我有一种在春风中散步的感觉，十分的清新，自然。

王维的诗因为他本身的性格，显得空旷，静谧。他的诗就是诗人心灵的物化。就像置身于香烟袅绕的寺宇之间，可以达到忘却尘事，净化心灵的境界。

诗句的描写仿佛将人带到了一个人间仙境，到处充满了安详恬静的景象。

这首诗不单单对山野中秋天的景象进行了描写，更抒发了诗人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。

秋天是一年最美的季节，是收获的季节，秋没有春的稚嫩，没有夏的酷热，更没有冬的严寒。秋天是沉稳的、内敛的、金黄的、沉甸甸的，值得细细品味的。如同诗中所写，春天的美好景致已不再，但秋景别有一番风味，生活也同样如此，酸甜苦辣，每一刻都有值得体味的内涵。

生活充满精彩，懂生活的人，才知道如何珍惜享受生活的每一刻。

山居秋暝的读后感受篇三

赵曰北

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

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

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

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

今天，如果让我们给古代诗人排排座，在一般人心里坐第一把交椅的大概不是诗仙李白，就是诗圣杜甫。其实，在他们都还在世的时候，名气最大的是被称作“诗佛”的王维。王维出身于官宦人家，十多岁时即以诗文名扬士林，21岁考中状元，年纪轻轻就成为轰动京师的文化名人。唐代宗曾在批答王普《进王右丞集表》中写道：“卿之伯氏，天下文宗，位历先朝，名高希代。”皇帝称王维为“天下文宗”，足见当时主流社会对他的肯定。并且，王维是一个难得的艺术通才，在诗文、书画、音乐等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，后世大概只有苏轼堪与之相媲美。在诗歌创作方面，最能代表王维艺术个性及艺术成就的，是他写于人生中后期的山水诗，《山居秋暝》则是他山水诗中的杰作。

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首联从大处着笔，“空山”“新雨”“晚秋”几个平平实实的字，即交待了山居环境的静谧。一场新雨过后，山林被雨水冲洗，纤尘不染。向晚时分，整个山林弥散着清幽明洁之气，身临其境，定会神清气爽，甘之如饴。其中“空山”二字很值得玩味。这里明明有石有水，有荷有竹，与一般山林并无不同，更何况还有浣洗的. 喧声，晚唱的渔人，怎么能说是“空”呢？“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“空山”是王维的惯用词语，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思维定势：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，“峡里谁知有人事，世中遥望空云山”，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。在王维的诗歌里，不仅有空山，空翠、空谷、空林、空馆等类似物象也频频出现，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王维与佛教的不解之缘，想到佛家“四大皆空”“万法皆空”的教义。

受母亲崔氏影响，王维年轻时即接触佛教义理。成年以后，官场的险恶、爱妻的去世、“安史之乱”中被俘受辱等人生的变故，都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常。“一生几许伤心事，不向空门何处销。”四十岁以后，王维更是一心向佛。佛家认为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所谓“青青翠竹，总是法身；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”。心与物、形与意，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隔阂，两者可以互化互融，和谐相生。如此，物我两忘，有无齐观，何者不“空”？明白了这一层，“空”字即可理解为山林的空幽、空明，这是佛教徒王维眼里的世界。

颌联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历来为人所欣赏。薄暮时分，明亮的月光像被洗过一样，静静地倾泻在一尘不染的松林之上。山雨汇成的股股清泉，在蜿蜒而下的山涧潺潺流淌。此联两句，一静一动，以静衬动，工笔细描，光色交辉，共同营造出淡雅脱俗、清幽明媚、空灵迷离的世界。苏轼曾说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而此联常作为“诗中有画”的明证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诗中有画”作为诗歌批评的尺度，并非毫无瑕疵，（）它受到了后人不断质疑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指出：“从一般艺术论的角度说，诗歌是语言艺术，在艺术级次上高于绘画而仅次于音乐，用绘画性，即视角的造型能力作为衡量它的尺度，正像用再现性即听觉的造型能力来衡量音乐一样，显然是不可取的。”他认为，王维山水诗的艺术成就，更多地体现为对诗歌语言描绘性、呈示性的超越上，以“诗中有画”来评品王维的诗歌，实则贬低了王维诗歌的艺术价值。因为，山水诗绘山摩水，都具有一定的绘画性，“诗中有画”是它们的共同特征，并不能反映王维的艺术个性。

在诗歌的结构上，一直有起、承、转、合的说法，律诗的第三联在语义上要“转”，否则便是诗家的大忌，这首诗也正是这样。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”颈联由自然转到人事。

诗人采用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写法，只听得喧闹而不见浣女，只见莲动而不见渔人，足见竹林莲丛的茂密幽深了。人生活在这绿色的海洋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率真纯朴，一派天然，净美的环境与乡民和美的生活相映生辉，真是世外桃源般的境界。

如何理解诗歌中人事生活的画面呢？我们依然可以从王维的信仰中找到答案。他所信奉的是南宗禅，即禅宗。钱钟书先生认为：“王维是南宗禅最早的一个信奉者。”其义理主要为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只要吹散妄念的浮尘，清静佛性就会显现，住、行、坐、卧皆是坐禅，刹那间的顿悟，就可成佛。所以修行并不需要长年枯坐诵经，纯真和谐的人事活动也是坐禅，也一样可以到达佛的境界。所以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，这纤尘不染、清静空明的和谐的人事生活，在王维看来大约也是十足的佛性世界。

《楚辞·招隐士》末句云：“王孙兮归来，山中兮不可久留。”本诗尾联反用其意，自成佳构。美好的春景虽已远去，但此地的秋意也同样令人心醉。置身如此幽静纯美的环境之中，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去呢？“王孙自可留”，貌似劝人，实则自勉，诗人对山居生活的留恋之意已跃然纸上了。

王国维在论述诗的境界时指出，诗有“有我之境”和“无我之境”之别：“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；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”这里所谓“无我之境”，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“无我”，而是指审美主体“我”，内心虚静，全部沉浸于外物之中，达到了物我俱化的境界，眼见之景，不带“我”任何主观感情及个性特征，乃是一派天然。仔细把玩琢磨，《山居秋暝》当属于“无我之境”的诗。“有我之境”的诗，是生活的艺术，读之，我们的心会随着诗人的脉搏而跳动，或喜或忧，或仰天长啸，或悲天悯人，它启示人们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立足。“无我之境”的诗，是心灵的艺术，读之，我们的心就会和明月、清风、山石、流水融合在一起，清静闲适，乐而

忘忧，仿佛是一朵无尘的花，在悠悠天地间静美地开落。刹那间，我们领略了生命的本相，体验到了生命的自由与欢乐！

山居秋暝的读后感受篇四

这首山水名篇，充分体现了王维“诗中有画”的特点，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。

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，诗人怎下笔说是“空山”呢？原来山中树木繁茂，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，正所谓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（《鹿柴》）啊！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，“峡里谁知有人事，世中遥望空云山”（《桃源行》），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。“空山”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。山雨初霁，万物为之一新，又是初秋的傍晚，空气之清新，景色之美妙，可以想见。

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天色已暝，却有皓月当空；群芳已谢，却有青松如盖。山泉清冽，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，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多么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啊！王维的《济上四贤咏》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，谓其“息阴无恶木，饮水必清源”。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，他曾说：“宁栖野树林，宁饮涧水流，不用坐梁肉，崎岖见王侯。”（《献始兴公》）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，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？这两句写景如画，随意挥洒，毫不着力。象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，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，非一般人所能学到。

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”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欢歌笑语，那是一些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；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，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，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。在这青松明月之下，在这翠竹青莲之中，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、勤劳善良的人们。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，反映了诗人追求过安静纯朴生活的理想，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

恶。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，而用笔不露痕迹，使人不觉其巧。诗人先写“竹喧”、“莲动”，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，渔舟被莲叶遮蔽，起初未见，等到听到竹林喧声，看到莲叶纷披，才发现浣女、莲舟。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，更富有诗意。

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，而各有侧重。颔联侧重写物，以物芳而明志洁；颈联侧重写人，以人和而望政通。同时，二者又互为补充，青松、青松、翠竹、青莲，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，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。

既然诗人是那样地高洁，而他在那貌似“空山”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，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：“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！”本来，《楚辞·招隐士》说：“王孙兮归来，山中兮不可久留！”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，他觉得“山中”比“朝中”好，洁净纯朴，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，所以就决然归隐了。

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，是以自然美来发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。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“赋”的方法模山范水，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，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。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，含蕴丰富，耐人寻味。

在有书画风格的唐代诗人中，王维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其代表作《山居秋限》，又是王维现存三百多首诗作中最富有代表的一部广为流传的作品。因本人也喜好此类作品，所以就有了反复诵读，反复琢磨的习惯，最近有机会听得某学校在教读该诗作，教学者花费大量时间于字词的翻译，而翻译结果丢失了作者在诗作中想要表达的心意，本人似有块垒在胸，于是就有了我的解读。原诗为：

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

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随意春芳歇。王孙自可留。

请看第一句。“空山新雨后”中的“空山”，从自然的观点来看，山本不应为空，能把山看空的，是诗人的心空，只有空明的心，才能够把古人看来高深莫测的山看成是空的，这是作者一上来就把空的心作一交代的开首。“空山”的可能和陶渊明的“南山”是不一样的，“南山”是禅的意境中一种带有神明驻守的方界，而“空山”则不然，那是一种禅的意境下对待实然之物的一种境界，那是望遍周遭皆空的一种心性写照。“新雨”带有一种暗示，那是归隐之人历经某种启示之后，把可以看空的境界的获得作为一种“新雨”，整句相连，便可以理解为：“新雨”在前，而经过“新雨”之后，也便有了“空山”的境界。第二句。“天气晚来秋”呢，那是作者当时年龄和经历的真实写照，对应于“空山新雨后”，等到作者有了这么一种境界之后，人已到了“晚来秋”的时节，那是一种醒悟，也是一种感叹，但对于到了这么一种境界的人来说，“秋”并不包含着真实世界中的没落，也不代表一般现实中“秋”的衰落，反而倒有一种归于平静和成熟的感受。

第三、四句。“明月松间照”和“清泉石上流”，这是对自然景的描写，那是一幅山水类的自然景观的写意画、但推测作者的原意，更可以看作是借自然景象来叙述心境中的“静”。如果仅仅是静，那还不足以和作者前两句的“空”相配合，所以，对内然景观的“静”描写的背后，还表达了作者看出“自然而然”的一种顺应。是一种复而不变的自然思想的回归，“明月”可以永恒地照在自然生长的松林里，对人世者来说，可以说今天的月光和昨天的不一样，明天的月光和今天又一样，而一旦循世，那就没什么两样了。“清泉石上流”是“明月松间照”的补充和深入，在作者那里，“清泉”汨汨的流动，可以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力量，这种力量可以荡涤一切污垢，可以表达人的原始心灵的纯净，因为有了“在山水自清”，所以也就有了“清泉”的不懈的流动。借着景物的描写，作者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心的境界，

那是到达这一境界的心，对自然存在的一种富有禅意的观照。

第五、第六句。“竹喧归浣女”和“莲动下渔舟”两句中，从字面上读者可以感到作者在写人了，写出了人因生活活动而给自然景物添加上的热闹，这里的热闹，从实际上来看，也很富有当时生活中的乡野味道，乡野生活本身就带给人以平静的感觉，和熙熙攘攘的城市繁华是一种对比。不过，乡野自有乡野的热闹，“竹喧”中的竹子本不会喧哗起来，而妙就妙在“竹”的“喧哗”上。一个“喧”字，让人就产生了对生活场景的勾联。而这里的闹热，也足以表达作者当时所能见到，感受到人世间自然所处的应有之有了。这两句所表达的热闹，还是回应本诗归隐“山居”的特定处所，也是为了突出“山居”特征的一种真实场景，这是作者用意表达人生热闹的最妙的方法。因为这是一种适度的“人间”，用以平衡前面的“出世”，“出世”、“人世”不执两边，那才是真正的禅意。

第七、第八句。是作者最直接表达当时心境的真实表露。“随意春芳歇”所突出的是一个“随”字，何谓“随”呢？这里的“随”好像可以是“顺”的意思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“观照”。作为“顺”来说，那是作者想要说明人生以顺天命，不可与天命相抗衡的实际境地，那是叫人不要醉心于现实、为现实而烦恼的一种过来之人的感悟；作为“观照”来说，那是叫人观察世事的一种态度，是要让人能够从现实中跳出来。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有一个“烦恼神”，说“烦恼”是人活着的时候，由于烦恼神占据人的一生，所以烦恼是活着的人的一种自然显现，而在王维这里，烦恼是因为人的追逐“春芳”所带来的，如果想要摆脱“烦恼”，那就需有一种“看歇”的心态，在人处于“春芳”之中的时候，当会有歇息的时候。至于“王孙白可留”一句，可以是透过“随意春芳歇”之后，哪怕曾经有过“春芳”般生活的人，也自会有了“可留”的生活了。该诗作通篇中突出的是一个“秋”字，作者在“秋”所给予人的性情上做文章，这里的秋意，并不是通常人们心理中带有悲观意义的秋，而是一个人大彻大悟

后，对于美好人生境界获得的一种秋，因为只有获得大彻大悟的人，才会把繁复的诗文化，演绎为用简朴的语言，简练的文字，表达来自自然意义上的对人生的简洁回答。好一个透明的王维。

这也只是我个人的读后感而已，个别的地方未能读通。教师如何教，自然可以自出心抒，但对禅诗大家王维，联系他的实际作品，在“禅”上略加生发，也是应该的吧。有些课文是要用心体会的，否则就会闹出朱自清的《背影》中的父亲“违反交通规则”之类的笑话来。

山居秋暝

山居秋暝的读后感受篇五

今天，如果让我们给古代诗人排排座，在一般人心里坐第一把交椅的大概不是诗仙李白，就是诗圣杜甫。其实，在他们都还在世的时候，名气最大的是被称作“诗佛”的王维。王维出身于官宦人家，十多岁时即以诗文名扬士林，21岁考中状元，年纪轻轻就成为轰动京师的文化名人。唐代宗曾在批答王普《进王右丞集表》中写道：“卿之伯氏，天下文宗，位历先朝，名高希代。”皇帝称王维为“天下文宗”，足见当时主流社会对他的肯定。并且，王维是一个难得的艺术通才，在诗文、书画、音乐等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，后世大概只有苏轼堪与之相媲美。在诗歌创作方面，最能代表王维艺术个性及艺术成就的，是他写于人生中后期的山水诗，《山居秋暝》则是他山水诗中的杰作。

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首联从大处着笔，“空山”“新雨”“晚秋”几个平平实实的字，即交待了山居环境的静谧。一场新雨过后，山林被雨水冲洗，纤尘不染。向晚时分，整个山林弥散着清幽明洁之气，身临其境，定会神清气爽，甘之如饴。其中“空山”二字很值得玩味。这里明

明有石有水，有荷有竹，与一般山林并无不同，更何况还有浣洗的喧声，晚唱的渔人，怎么能说是“空”呢？“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“空山”是王维的惯用词语，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思维定势：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，“峡里谁知有人事，世中遥望空云山”，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。在王维的诗歌里，不仅有空山，空翠、空谷、空林、空馆等类似物象也频频出现，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王维与佛教的不解之缘，想到佛家“四大皆空”“万法皆空”的教义。

受母亲崔氏影响，王维年轻时即接触佛教义理。成年以后，官场的险恶、爱妻的去世、“安史之乱”中被俘受辱等人生的变故，都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常。“一生几许伤心事，不向空门何处销。”四十岁以后，王维更是一心向佛。佛家认为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所谓“青青翠竹，总是法身；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”。心与物、形与意，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隔阂，两者可以互化互融，和谐相生。如此，物我两忘，有无齐观，何者不“空”？明白了这一层，“空”字即可理解为山林的空幽、空明，这是佛教徒王维眼里的世界。

颌联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历来为人所欣赏。薄暮时分，明亮的月光像被洗过一样，静静地倾泻在一尘不染的松林之上。山雨汇成的股股清泉，在蜿蜒而下的山涧潺潺流淌。此联两句，一静一动，以静衬动，工笔细描，光色交辉，共同营造出淡雅脱俗、清幽明媚、空灵迷离的世界。苏轼曾说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而此联常作为“诗中有画”的明证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诗中有画”作为诗歌批评的尺度，并非毫无瑕疵，它受到了后人不断质疑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指出：“从一般艺术论的角度说，诗歌是语言艺术，在艺术级次上高于绘画而仅次于音乐，用绘画性，即视角的造型能力作为衡量它的尺度，正像用再现性即听觉的造型能力来衡量音乐一样，显然是不可取的。”他认为，王维山水诗的艺术成就，

更多地体现为对诗歌语言描绘性、呈示性的超越上，以“诗中有画”来评品王维的诗歌，实则贬低了王维诗歌的艺术价值。因为，山水诗绘山摩水，都具有一定的绘画性，“诗中有画”是它们的共同特征，并不能反映王维的艺术个性。

在诗歌的结构上，一直有起、承、转、合的说法，律诗的第三联在语义上要“转”，否则便是诗家的大忌，这首诗也正是这样。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”颈联由自然转到人事。诗人采用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写法，只听得喧闹而不见浣女，只见莲动而不见渔人，足见竹林莲丛的茂密幽深了。人生活在这绿色的海洋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率真纯朴，一派天然，净美的环境与乡民和美的生活相映生辉，真是世外桃源般的境界。

如何理解诗歌中人事生活的画面呢？我们依然可以从王维的信仰中找到答案。他所信奉的是南宗禅，即禅宗。钱钟书先生认为：“王维是南宗禅最早的一个信奉者。”其义理主要为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只要吹散妄念的浮尘，清净的佛性就会显现，住、行、坐、卧皆是坐禅，刹那间的顿悟，就可成佛。所以修行并不需要长年枯坐诵经，纯真和谐的人事活动也是坐禅，也一样可以到达佛的境界。所以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，这纤尘不染、清静空明的和谐的人事生活，在王维看来大约也是十足的佛性世界。

《楚辞招隐士》末句云：“王孙兮归来，山中兮不可久留。”本诗尾联反用其意，自成佳构。美好的春景虽已远去，但此地的秋意也同样令人心醉。置身如此幽静纯美的环境之中，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去呢？“王孙自可留”，貌似劝人，实则自勉，诗人对山居生活的留恋之意已跃然纸上了。

王国维在论述诗的境界时指出，诗有“有我之境”和“无我之境”之别：“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；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”这里所谓“无我之境”，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“无我”，而是指

审美主体“我”，内心虚静，全部沉浸于外物之中，达到了物我俱化的境界，眼见之景，不带“我”任何主观感情及个性特征，乃是一派天然。仔细把玩琢磨，《山居秋暝》当属于“无我之境”的诗。“有我之境”的诗，是生活的艺术，读之，我们的心会随着诗人的脉搏而跳动，或喜或忧，或仰天长啸，或悲天悯人，它启示人们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立足。“无我之境”的诗，是心灵的艺术，读之，我们的心就会和明月、清风、山石、流水融合在一起，清静闲适，乐而忘忧，仿佛是一朵无尘的花，在悠悠天地间静美地开落。刹那间，我们领略了生命的本相，体验到了生命的自由与欢乐！